

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

全本
新注

聊斋志异

蒲松龄 著
朱其铠 主编

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

全本
新注

聊斋志异

下

蒲松龄 著

朱其铠 主编

朱其铠 李茂肃 校注
李伯齐 通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九五年·北京

卷 九

邵 临 淄

临淄某翁之女〔1〕，太学李生妻也〔2〕。未嫁时，有术士推其造〔3〕，决其必受官刑。翁怒之，既而笑曰：“妄言一至于此！无论世家女必不至公庭，岂一监生不能庇一妇乎？”既嫁，悍甚，捶骂夫婿以为常〔4〕。李不堪其虐，忿鸣于官。邑宰邵公准其词〔5〕，签役立勾〔6〕。翁闻之，大骇，率子弟登堂，哀求寢息〔7〕。弗许。李亦自悔，求罢。公怒曰：“公门内岂作辍尽由尔耶〔8〕，必拘审！”既到，略诘一二言，便曰：“真悍妇！”杖责三十，臀肉尽脱。

异史氏曰：“公岂有伤心于闺闼耶？何怒之暴也！然邑有贤宰，里无悍妇矣。志之，以补‘循吏传’之所不及者〔9〕。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 释】

〔1〕 临淄：县名。明清属青州府，现为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。某翁：此从二十四卷抄本，原作“某公”。

〔2〕 太学：明清时国子监的代称。

〔3〕 推其造：推算她的生辰八字。人的生辰年月日時，干支相配共得八个字，星命术士称之为“造”，据以推断其人的命运休咎。

〔4〕 捶骂：底本作摇骂，此从二十四卷抄本。

〔5〕 邑宰邵公：邵如峯，湖北天门人，康熙二十一年任临淄知县。见

《山东通志》六三《国朝职官表》十三。

〔6〕 签役立勾：发签牌给衙役，立予拘捕到案。签，签牌，官府交吏拘捕犯人的凭证。

〔7〕 寢息：平息；停息。指免于拘审。寢，止息。

〔8〕 作辍：犹动止。指官府之拘囚、不拘囚。

〔9〕 循吏传：史书为奉职守法的官员作的传记。始自《史记》。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：“奉法循理之吏，不伐功矜能，百姓无称，亦无过行，作循吏列传第五十九。”循，循良；守法尽职。

于 去 恶

北平陶圣俞^{〔1〕}，名下士^{〔2〕}。顺治间^{〔3〕}，赴乡试，寓居郊郭。偶出户，见一人负笈偃篋^{〔4〕}，似卜居未就者^{〔5〕}。略诘之，遂释负于道，相与倾语，言论有名士风。陶大说之，请与同居。客喜，携囊入，遂同栖止。客自言：“顺天人，姓于，字去恶。”以陶差长^{〔6〕}，兄之。于性不喜游瞩，常独坐一室，而案头无书卷。陶不与谈，则默卧而已。陶疑之，搜其囊篋，则笔研之外，更无长物。怪而问之，笑曰：“吾辈读书，岂临渴始掘井耶^{〔7〕}？”一日，就陶借书去，闭户抄甚疾，终日五十余纸，亦不见其折叠成卷。窃窥之，则每一稿脱，则烧灰吞之。愈益怪焉。诘其故，曰：“我以此代读耳。”便诵所抄书，顷刻数篇，一字无讹。陶悦，欲传其术；于以为不可。陶疑其吝，词涉诮让^{〔8〕}。于曰：“兄诚不谅我之深矣。欲不言，则此心无以自剖；骤言之，又恐惊为异怪。奈何？”陶固谓：“不妨。”于曰：“我非人，实鬼耳。今冥中以科目授官^{〔9〕}，七月十四日奉诏考帘官^{〔10〕}，十五日士子入闱，月尽榜放矣^{〔11〕}。”陶问：“考帘官为何？”曰：“此上帝慎重之意，无论鸟吏暨官^{〔12〕}，皆考之。能文者以内帘用，不通者不得与焉。盖阴之有诸神，犹阳之有守令也^{〔13〕}。得志诸公，目不睹坟典^{〔14〕}，不过少年持敲门砖^{〔15〕}，猎取功名，门既开，则弃去；再司簿书十数年^{〔16〕}，即文学士，胸中尚有字耶！阳世所以陋劣幸进，而英雄失志者，惟少此一考耳。”陶深然之，由是益加敬畏。

一日，自外来，有忧色，叹曰：“仆生而贫贱，自谓死后可免；

不谓逌邈先生^[17]，相从地下。”陶请其故，曰：“文昌奉命都罗国封王^[18]，帘官之考遂罢。数十年游神耗鬼^[19]，杂入衡文^[20]，吾辈宁有望耶？”陶问：“此辈皆谁何人？”曰：“即言之，君亦不识。略举一二人，大概可知：乐正师旷、司库和峤是也^[21]。仆自念命不可凭，文不可恃，不如休耳^[22]。”言已怏怏，遂将治任^[23]。陶挽而慰之，乃止。至中元之夕^[24]，谓陶曰：“我将入闾。烦于味爽时，持香炷于东野^[25]，三呼去恶，我便至。”乃出门去。陶沽酒烹鲜以待之。东方既白，敬如所嘱。无何，于偕一少年来。问其姓字，于曰：“此方子晋，是我良友，适于场中相邂逅。闻兄盛名，深欲拜识。”同至寓，秉烛为礼。少年亭亭似玉^[26]，意度谦婉^[27]。陶甚爱之，便问：“子晋佳作，当大快意。”于曰：“言之可笑！闾中七则^[28]，作过半矣；细审主司姓名^[29]，裹具径出^[30]。奇人也！”陶扇炉进酒，因问：“闾中何题？去恶魁解否^[31]？”于曰：“书艺、经论各一^[32]，夫人而能之。策问^[33]：‘自古邪僻固多^[34]，而世风至今日，奸情丑态，愈不可名^[35]，不惟十八狱所不得尽^[36]，抑非十八狱所能容。是果何术而可？或谓宜量加一二狱，然殊失上帝好生之心。其宜增与、否与，或别有道以清其源^[37]，尔多士其悉言勿隐^[38]。’弟策虽不佳，颇为痛快。表：‘拟天魔殄灭^[39]，赐群臣龙马天衣有差^[40]。’次则‘瑶台应制诗’^[41]、‘西池桃花赋’^[42]。此三种，自谓场中无两矣！”言已鼓掌。方笑曰：“此时快心，放兄独步矣^[43]；数辰后^[44]，不痛哭始为男子也。”天明，方欲辞去。陶留与同寓，方不可，但期暮至^[45]。三日，竟不复来。陶使于往寻之。于曰：“无须。子晋拳拳^[46]，非无意者。”日既西，方果来。出一卷授陶，曰：“三日失约，敬录旧艺百余作，求一品题。”陶捧读大喜，一句一赞，略尽一二首，遂藏诸笥。谈至更深，方遂留，与于共榻寝。自此为常。方无夕不至^[47]，陶亦无方不欢也。

一夕，仓皇而入，向陶曰：“地榜已揭，于五兄落第矣！”于方卧，闻言惊起，泫然流涕。二人极意慰藉，涕始止。然相对默默，殊不可堪。方曰：“适闻大巡环张桓侯将至^[48]，恐失志者之造言也^[49]；不然，文场尚有翻覆。”于闻之，色喜。陶询其故，曰：“桓侯翼德，三十年一巡阴曹，三十五年一巡阳世，两间之不平，待此老而一消也。”乃起，拉方俱去。两夜始返，方喜谓陶曰：“君不贺五兄耶？桓侯前夕至，裂碎地榜，榜上名字，止存三之一。遍阅遗卷^[50]，得五兄甚喜，荐作交南巡海使^[51]，旦晚舆马可到。”陶大喜，置酒称贺。酒数行，于问陶曰：“君家有闲舍否？”问：“将何为？”曰：“子晋孤无乡土，又不忍怆然于兄^[52]。弟意欲假馆相依。”陶喜曰：“如此，为幸多矣。即无多屋宇，同榻何碍。但有严君，须先关白^[53]。”于曰：“审知尊大人慈厚可依。兄场闱有日，子晋如不能待，先归何如？”陶留伴逆旅，以待同归。次日，方暮，有车马至门，接于莅任。于起，握手曰：“从此别矣。一言欲告，又恐阻锐进之志。”问：“何言？”曰：“君命淹蹇，生非其时。此科之分十之一；后科桓侯临世，公道初彰，十之三；三科始可望也。”陶闻，欲中止。于曰：“不然，此皆天数。即明知不可，而注定之艰苦，亦要历尽耳。”又顾方曰：“勿淹滞，今朝年、月、日、时皆良，即以舆盖送君归。仆驰马自去。”方忻然拜别。陶中心迷乱，不知所嘱，但挥涕送之。见舆马分途，顷刻都散。始悔子晋北旋，未致一字，而已无及矣。

三场毕^[54]，不甚满志，奔波而归。入门问子晋，家中并无知者。因为父述之，父喜曰：“若然，则客至久矣。”先是陶翁昼卧，梦舆盖止于其门，一美少年自车中出，登堂展拜。访问所来，答云：“大哥许假一舍，以入闱不得偕来。我先至矣^[55]。”言已，请入拜母。翁方谦却，适家媪入曰：“夫人产公子矣。”恍然而醒，大奇之。是日陶言，适与梦符，乃知儿即子晋后身也。父子各喜。

名之小晋。儿初生，善夜啼，母苦之。陶曰：“倘是子晋，我见之，啼当止。”俗忌客忤^[56]，故不令陶见。母患啼不可耐^[57]，乃呼陶入。陶鸣之曰^[58]：“子晋勿尔！我来矣！”儿啼正急，闻声辍止，停睇不瞬，如审顾状。陶摩顶而去^[59]。自是竟不复啼。数月后，陶不敢见之：一见，则折腰索抱；走去，则啼不可止。陶亦狎爱之。四岁离母，辄就兄眠；兄他出，则假寐以俟其归。兄于枕上教“毛诗”，诵声呢喃，夜尽四十余行。以子晋遗文授之，欣然乐读，过口成诵；试之他文，不能也。八九岁，眉目朗彻，宛然一子晋矣。陶两入闾，皆不第。丁酉，文场事发^[60]，帘官多遭诛遣，贡举之途一肃，乃张巡环力也。陶下科中副车^[61]，寻贡^[62]。遂灰志前途，隐居教弟。尝语人曰：“吾有此乐，翰苑不易也^[63]。”

异史氏曰：“余每至张夫子庙堂^[64]，瞻其须眉，凛凛有生气。又其生平暗哑如霹雳声^[65]，矛马所至，无不大快，出人意表。世以将军好武，遂置与绛、灌伍^[66]；宁知文昌事繁，须侯固多哉！呜呼！三十五年，来何暮也^[67]！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 释】

[1] 北平：旧府名。明洪武元年置，治所在北京大兴、宛平两县。永乐元年建为北京，改名顺天府。

[2] 名下士：有盛名之士。

[3] 顺治：清世祖年号（1644—1661）。

[4] 惶惶（kuāng rāng匡穰）：惶急不安。

[5] 卜居：寻找住处。

[6] 差长（zhǎng掌）：谓年龄略大。

[7] 临渴始掘井：喻事到临头才准备急需。《素问·四气调神大论》：“夫病已成而后药之，乱已成而后治之，譬犹渴而穿井，斗而铸锥，不亦晚乎。”

〔8〕 词涉诮让: 言语之间流露责怪之意。诮让, 谴责。

〔9〕 以科目授官: 按科目考试, 授与相应官职。科目, 封建时代分科取士的项目。唐制, 取士之科有秀才、明经、进士、俊士、明法、明字、明算等五十余科, 又有大经、小经之目, 故称科目。见顾炎武《日知录·科目》。宋代分科较少。明清虽只设进士一科, 但仍沿称科目。

〔10〕 帘官: 科举时代, 乡、会试贡院内之官。考试期间, 贡院至公堂后的内龙门, 由监临封锁, 门外挂帘。场中官员根据工作性质, 分别住在帘内和帘外, 于是有内外帘官之称。外帘官管事务; 内帘官管阅卷, 必须是科甲出身。

〔11〕 月尽: 月底。

〔12〕 鸟吏鳖官: 传说, 古代帝王少皞氏即位, 凤鸟来临, 于是以鸟名其百官, 见《左传·昭公十七年》。周置天官冢宰, 其属官鳖人, 掌取龟鳖蚌蛤之属。见《周礼·天官·鳖人》。这里所说的“鸟”“鳖”, 犹言扁、王八, 实以粗话骂官场。

〔13〕 守令: 太守和县令, 指州、县官员。

〔14〕 坟典: 即“三坟五典”, 传说为我国最古的书名。《左传·昭公十二年》: “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。”注: “皆古书名。”

〔15〕 敲门砖: 科举时代, 士人读书应试, 以取功名。功名取得即弃所学, 犹如用砖敲门, 既入门, 即弃砖, 故称敲门砖。清代径称八股文为敲门砖。

〔16〕 司簿书: 管理官署中的文书簿册。

〔17〕 迍迍 (zhūn zhān) 淳沾 先生: 这是拟人化的说法, 犹言“倒霉鬼”。迍迍, 迟缓难行, 喻命运不佳。此据二十四卷抄本, 原作“遁遭”。

〔18〕 文昌: 神名, 即梓潼帝君, 掌管文昌府及人间功名禄位之事。都罗国: 不详。《汉书·西域传》注谓有都卢国。《文献通考·乐考·散乐百戏》: 缘橦之伎众, “汉武帝时谓之都卢。都卢, 国名, 其人体轻而善缘。”此或借以讽指“蚤缘攀附之国。”

〔19〕 游神: 游食之神。喻奔走干禄, 借八股而倖进的试官。耗 (mào) 鬼: 耗乱不明的鬼, 喻糊涂试官。耗, 耗乱不明。《汉书·景帝纪》后二年诏: “不事官职耗乱者, 丞相以闻, 请其罪。”师古曰: “耗, 不明也, 读如眊同。”

〔20〕 杂入衡文: 混杂进来审阅考卷。

〔21〕 乐正师旷、司库和峤：乐正，官名，周时乐官之长。师旷，春秋时晋国的乐师，他辨音能力很强，但生而目盲。司库，主管钱库之官。和峤，晋人，家极富而性至吝，杜预说他有钱癖。这两个人，一个瞎眼，一个爱钱，由他们作试官，必然是盲目评文或贪财受贿。

〔22〕 休：罢休。

〔23〕 治任：犹言“治装”，整理行装，表示要离去。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：“门人治任将归。”注：“任，担也。”疏：“担于肩者，载于车者，通谓之任”。

〔24〕 中元：旧时以农历七月十五日为中元节。

〔25〕 炷：点香使燃。

〔26〕 亭亭似玉：亭亭玉立的意思。亭亭，耸立的样子。

〔27〕 意度：意态风度。

〔28〕 闾中七则：清顺治三年颁科场条例，规定乡试第一场，试时文七篇。其中“四书”三题；“五经”各四题，考生可自选一经，故合称“七艺”或“七则”。

〔29〕 主司：这里指主考官。

〔30〕 裹具：包裹起文具。

〔31〕 魁解(jiè介)否：犹言是否高中。魁解，指乡试中式第一名。魁，经魁，明代科举以“五经”取士，每经各取一名为首叫“经魁”。因此取在前五名的称“五经魁”或“五魁”。解，唐制，进士由乡而贡曰解。明清乡试本称“解试”，因称乡试中了举人第一名为“解元”。魁、解，在这里是取得魁首、解元的意思。

〔32〕 书艺、经论：指根据“四书”、“五经”所出的八股文试题。从“四书”里出题叫“书艺”；从“五经”里出题叫“经论”或“经义”。

〔33〕 策问：提出有关史事或时政等问题，以简策发问的形式，征求对答，叫“策问”。这也是科举考试项目之一。康熙二年（1663年）乡试以策、论、表、判取士，共考二场。第一场，试策五道；第二场，试“四书”论一篇、经论一篇、表一道、判五条。

〔34〕 邪僻：不正当的行为。僻，邪、不正。

〔35〕 愈不可名：更不可名状。名，指称。

〔36〕 十八狱所不得尽：意谓打入十八层地狱，也不能尽其罪。

〔37〕 清其源：指从根本上杜绝邪僻。源，本源。

[38] 多士:指应考的众生员。悉言:尽其所言。

[39] 拟:拟稿。天魔:佛教所说的从天上降到人间破坏佛道的恶魔,旧时以之代指旁门邪道。

[40] 龙马:指骏马。《周礼·天官·庾人》:“马八尺以上为龙,七尺以上为騊,六尺以上为马。”天衣:犹言“御衣”,指帝王所赐的冠带朝服。有差(cī):分等级。

[41] 瑶台应制诗:瑶台,神话传说中的神仙居处。应制诗,奉皇帝之命所作的诗。制,帝王的命令。

[42] 西池:指神话传说中西王母所居的瑶池。桃花赋:西王母有蟠桃园,故赋其桃花。

[43] 放兄独步:任您超群领先。放,放任。独步,出众、独一无二。

[44] 数辰后:几天之后;意谓放榜之时。男子:男子汉,好汉。

[45] 期:约定。

[46] 拳拳:忠诚,重言诺。

[47] 无夕:据二十四卷抄本,原作“无息”。

[48] 大巡环:虚拟的官名;取巡回视察之意。张桓侯:三国时蜀汉名将张飞。张飞,字益德,死后谥号桓侯。《太平广记》卷一百八十九《关羽》引《独异志》:“蜀将关羽善抚卒而轻士大夫,张飞敬礼士大夫而轻卒伍。”故虚拟张飞巡视试场,以消士子不平。

[49] 造言:故意传播的流言。

[50] 遗卷:没被录取者的试卷。

[51] 交南:交州南部地区。今广东、广西属于古之交州。

[52] 惓(jiǎo)然:淡漠忘怀。

[53] 关白:禀告,通禀。关,通。

[54] 三场毕:此指乡试完毕。明清时,乡试和会试都连考三场,每场三天。

[55] “先是……我先至矣”数句:据二十四卷抄本补,原阙。

[56] 俗忌客忤:旧时习俗,禁忌生人进入产妇卧室,以免冲犯。

[57] 耐:据二十四卷抄本,原作“柄”。

[58] 呜:抚弄;抚儿声。

[59] 摩顶:以手抚其头顶。传说宋仁宗初生时,昼夜啼哭不止。娄道者“摩其顶曰:莫叫莫叫,何如当初莫笑。”啼遂止。见《聊斋志异》吕注引

《一统志》。

〔60〕 丁酉，文场事发：丁酉，指清顺治十四年（1657）。这一年江南、顺天、山东、山西、河南等地都发生乡试科场案。顺天府乡试房官张成璞、李振邨以及江南乡试主考及分考官，都遭杀戮；举人田相等因购买举人，也被杀。凡南北闈中式举人，都传京复试于太和门。

〔61〕 副车：清代乡试有正副两榜。正榜取中的称举人，又称“公车”。副榜取中的，犹如备取生，称“副车”。

〔62〕 寻贡：不久举为贡生。科举时代，取得“副车”资格的生员，可以贡入国子监读书。

〔63〕 翰苑不易：做个翰林也比不上。翰苑，翰林院，此指在翰林院为官。

〔64〕 张夫子：指张飞。

〔65〕 暗哑：当作“暗噤”，怒声喝叱。

〔66〕 置与绛、灌伍：把他同周勃、灌婴放在同等地位。绛，指汉初名将周勃，曾封为绛侯。灌，灌婴，也是汉初名将。这两个人都勇武无文。

〔67〕 暮：晚，迟。

狂 生

刘学师言^{〔1〕}：“济宁有狂生某，善饮；家无儋石^{〔2〕}，而得钱辄沽，初不以穷厄为意。值新刺史莅任，善饮无对。闻生名，招与饮而悦之，时共谈宴。生恃其狎^{〔3〕}，凡有小讼求直者^{〔4〕}，辄受薄贿为之缓颊^{〔5〕}；刺史每可其请^{〔6〕}。生习为常，刺史心厌之。一日早衙，持刺登堂。刺史览之微笑。生厉声曰：‘公如所请，可之；不如所请，否之。何笑也！’闻之：士可杀而不可辱。他固不能相报，岂一笑不能报耶？’言已，大笑，声震堂壁。刺史怒曰：‘何敢无礼！宁不闻灭门令尹耶^{〔7〕}！’生掉臂竟下^{〔8〕}，大声曰：‘生员无门之可灭！’刺史益怒，执之。访其家居，则并无田宅，惟携妻在城堞上住^{〔9〕}。刺史闻而释之，但逐不令居城垣。朋友怜其狂，为买数尺地，购斗室焉^{〔10〕}。入而居之，叹曰：‘今而后畏令尹矣！’”

异史氏曰：“士君子奉法守礼，不敢劫人于市，南面者奈我何哉^{〔11〕}！然仇之犹得而加者，徒以有门在耳；夫至无门可灭，则怒者更无以加之矣。噫嘻！此所谓‘贫贱骄人’者耶^{〔12〕}！独是君子虽贫^{〔13〕}，不轻干人。乃以口腹之累^{〔14〕}，喋喋公堂，品斯下矣。虽然，其狂不可及^{〔15〕}。”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 释】

〔1〕 刘学师：刘支裔，济宁人。举人。康熙二十二年任淄川县儒学教

谕，三十五年卒于官。见乾隆《涪川县志》四。

〔2〕 儋石(dànshí旦时)：又作“担石”，百斤之量。“无儋石”，常以喻口粮储备不足。《后汉书·郭丹传》附范迁：“及在公辅，……在位四年薨，家无担石焉。”

〔3〕 狎：亲昵，熟悉。

〔4〕 求直：要求胜诉；求官判己有理。

〔5〕 缓颊：为人说情。

〔6〕 可其请：答应他的请求。

〔7〕 灭门令尹：即俗语“灭门知县”。形容临民官之威虐权势。灭门，灭绝全家。

〔8〕 掉臂：甩动两臂。谓大摇大摆走路，表示傲视上官。

〔9〕 城堞：城垛口。堞，城上短墙，又叫“女墙”、“睥睨”。按，此当指城上望楼等可栖止处。

〔10〕 斗室：喻极小之室。

〔11〕 南面者：南向而治的统治者。泛指帝王以至临民官员。

〔12〕 贫贱骄人者：指身虽贫贱而不屈于富贵之人。战国田子方语，见《史记·魏世家》。

〔13〕 独是：但是，只是。

〔14〕 口腹之累：饮食之累。指为生活所迫。

〔15〕 狂不可及：谓疎狂任性，无人可及。本南朝宋颜延之自负语，见《南史》本传。

澂 俗^{〔1〕}

澂人多化物类^{〔2〕}，出院求食。有客寓旅邸，时见群鼠入米盎，驱之即遁。客伺其入，骤覆之，瓢水灌注其中^{〔3〕}，顷之尽毙。主人全家暴卒，惟一子在。讼官，官原而宥之^{〔4〕}。
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
【注 释】

〔1〕 澂：此据二十四卷抄本，题及正文首字底本皆作“微”。

〔2〕 澂人：未详所指。按，澂，“澄”的本字。春秋晋北澂地，汉置澄县，后魏改澄城，清代属同州府。又，云南有澂江府，在昆明东南。广东有澄海县，明嘉靖间置，属潮州府。三地中未知何指。物类：其他动物。

〔3〕 瓢水：用瓢舀水。

〔4〕 原而宥之：推其情而免其罪。原，推原。

凤 仙

刘赤水，平乐人〔1〕，少颖秀〔2〕。十五入郡庠。父母早亡，遂以游荡自废〔3〕。家不中资，而性好修饰，衾榻皆精美。一夕，被人招饮，忘灭烛而去。酒数行，始忆之，急返。闻室中小语，伏窥之，见少年拥丽者眠榻上。宅临贵家废第，恒多怪异，心知其狐，亦不恐，入而叱曰：“卧榻岂容鼾睡〔4〕！”二人遑遽，抱衣赤身遁去。遗紫纨裤一，带上系针囊。大悦，恐其窃去，藏衾中而抱之。俄一蓬头婢自门罅入，向刘索取。刘笑要偿〔5〕。婢请遗以酒，不应；赠以金，又不应。婢笑而去。旋返曰：“大姑言：如赐还，当以佳偶为报。”刘问：“伊谁？”曰：“吾家皮姓，大姑小字八仙，共卧者胡郎也；二姑水仙，适富川丁官人〔6〕；三姑凤仙，较两姑尤美，自无不当意者。”刘恐失信，请坐待好音。婢去复返曰：“大姑寄语官人：好事岂能猝合？适与之言，反遭诟厉；但缓时日以待之，吾家非轻诺寡信者〔7〕。”刘付之。过数日，渺无信息。薄暮，自外归，闭门甫坐，忽双扉自启，两人以被承女郎，手握四角而入，曰：“送新人至矣！”笑置榻上而去。近视之，酣睡未醒，酒气犹芳，颊颜醉态，倾绝人寰。喜极，为之捉足解袜，抱体缓裳。而女已微醒，开目见刘，四肢不能自主，但恨曰：“八仙淫婢卖我矣！”刘狎抱之。女嫌肤冰，微笑曰：“今夕何夕，见此凉人〔8〕！”刘曰：“子兮子兮，如此凉人何！”遂相欢爱。既而曰：“婢子无耻，玷人床寝，而以妾换裤耶！必小报之！”从此无夕不至，绸缪甚殷。袖中出金钏一枚，曰：“此八仙物也。”又数日，怀绣履一双

来，珠嵌金绣^[9]，工巧殊绝，且嘱刘暴扬之^[10]。刘出夸示亲宾，求观者皆以资酒为贄，由此奇货居之。女夜来，作别语。怪问之，答云：“姊以履故恨妾，欲携家远去，隔绝我好。”刘惧，愿还之。女云：“不必。彼方以此挟妾，如还之，中其机矣^[11]。”刘问：“何不独留？”曰：“父母远去，一家十余口，俱托胡郎经纪，若不从去，恐长舌妇造黑白也^[12]”。从此不复至。

逾二年，思念綦切。偶在途中，遇女郎骑款段马^[13]，老仆鞚之^[14]，摩肩过；反启障纱相窥，丰姿艳绝。顷，一少年后至。曰：“女子何人？似颇佳丽。”刘亟赞之。少年拱手笑曰：“太过奖矣！此即山荆也。”刘惶愧谢过。少年曰：“何妨。但南阳三葛，君得其龙^[15]，区区者又何足道！”刘疑其言。少年曰：“君不认窃眠卧榻者耶？”刘始悟为胡。叙僚婿之谊^[16]，嘲谑甚欢。少年曰：“岳新归，将以省觐，可同行否？”刘喜，从入紫山。山上故有邑人避乱之宅，女下马入。少间，数人出望，曰：“刘官人亦来矣。”入门谒见翁姬。又一少年先在，靴袍炫美。翁曰：“此富川丁婿。”并揖就坐。少时，酒炙纷纶^[17]，谈笑颇洽。翁曰：“今日三婿并临，可称佳集。又无他人，可唤儿辈来，作一团圜之会^[18]。”俄，姊妹俱出。翁命设坐，各傍其婿。八仙见刘，惟掩口而笑；凤仙辄与嘲弄；水仙貌少亚，而沉重温克，满座倾谈，惟把酒含笑而已。于是履舄交错^[19]，兰麝熏人，饮酒乐甚。刘视床头乐具毕备，遂取玉笛，请为翁寿。翁喜，命善者各执一艺^[20]，因而合座争取；惟丁与凤仙不取。八仙曰：“丁郎不谙可也，汝宁指屈不伸者？”因以拍板掷凤仙怀中。便串繁响^[21]。翁悦曰：“家人之乐极矣！儿辈俱能歌舞，何不各尽所长？”八仙起，捉水仙曰：“凤仙从来金玉其音^[22]，不敢相劳；我二人可歌‘洛妃’一曲^[23]。”二人歌舞方已，适婢以金盘进果，都不知其何名。翁曰：“此自真腊携来^[24]，所谓‘田婆罗’也^[25]。”因掬数枚送丁前。凤仙不悦曰：“婿岂以